



铁木耳传奇

娅 茹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TIE MU ER CHUAN QI

铁木耳传奇

娅 茹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铁木耳传奇

娅 茹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蒙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4.375 字数: 72千

1984年8月第一版 1984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39,000册

统一书号: 10089·284 每册: 0.40元

内 容 提 要

每个人都有心里的秘密。这个不好教育的早熟少年心里想些什么？他为什么厌倦生活、弃家出走？他在自由闯荡的旅途上得到了什么？他怎样被歹徒抓去，又英雄似地归来？这个以刺伤父母、取笑他人为快的“油皮”，是怎样一跃变为可爱可贵的“金不换”的？本书从开页起，就能紧紧吸引您去探索这个问题，并巧妙地揭示奥秘、强调转机、指出路径，替为这类问题烦恼的人们提供一剂良药。

本书故事真实、情节曲折、题材新颖、写法脱俗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，对青少年和成年人都有教益和吸引力。

都怪丹丹。要不是她，也不至于惹出那么多事来。

丹丹这个小丫头可真可恨，给我写什么条子！约我放学后，在校门外往东数第三根电线杆子旁等她。

这是什么意思？

谁都会明白，她是要同我谈话呢！当然是那个内容，我这个中学生还能不懂！

她也不看看自己的长相，胖得象一只小猪，我能看得上她！

哼！那么多条子顺的姑娘，我都不撩眼皮，她算老几！

她真有点不自量力，还想攀我这个美男子。我不是自夸，这是同学们公认的，我才十五岁，个子已超过我阿爸，以后能达到一米八〇，是标准的男子汉个儿头；再配上我这好看的脸蛋，我绝对是个又英俊又帅气的美男子。

她呢？又矮又胖，象一只“巴克夏”小白猪，她能配得上我吗？

我画了一只小猪，悄悄地放进她的铅笔盒里。

上课后，她打开铅笔盒，看到了这张画。我看到她的肩膀在颤抖，突然，她爬在桌子上哭了。

我的座位在她背后，我故意对我同桌的毛旦旦说：“小肥猪就是贪睡，她是不是在打呼噜呢？”

丹丹忍不住哭出声来；我得意地笑了。

张老师那双贼眼，一下子就射到我身上；他让我站起来，问我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“想笑就笑！”我满不在乎地回答。

“那么请你到黑板跟前来，把我刚才讲的这道题解一下！”说着，他把黑板擦干净，就留下那道算式。

刚才，他是怎样解的这道题，我一点也不记得。坦白地讲，我根本就没听；就是听了，我也不懂。张老师明明知道我对数学一窍不通，却来难为我，这是有意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丢人。

“不会！”我来了个干脆利索的回答。这总比站在讲台上，胡猜乱算光采得多。

“丹丹，你上来解题！”张老师都没让我坐下，就去叫丹丹。

丹丹抹着眼泪，咬着嘴唇，走上了讲台。

她刚才只顾哭，也没听讲，她也不会作出来的。我真希望她急得站在那里哭。那我就痛快了。

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丹丹竟毫不费力地作了出来，这使我大为震惊。

丹丹从讲台上走下来，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这一眼瞪得我直冒火，我还要收拾她，叫她知道我的厉害。

张老师异常冷淡地说了一声：“坐下吧！”他没有批评我，他认为我是个没有希望的学生。不再愿意多费口舌了。

我坐下后，把脚伸到丹丹的椅子的横撑上，我就踩着横撑，用力摇她的椅子，她的身体跟着椅子在摇晃，就象骑在马背上一样。更可笑的是，她那垂在肩上的马尾发，就象跑起来的马，尾巴高高地甩起来，我不由得哈哈大笑。

丹丹欠起身来，把椅子往前挪；我却用脚背死死地勾住。她回过头来，又白了我一眼。

这个小猪，刚才还给我写纸条呢，现在却给我看她的卫生球眼睛。她就是那个吃不到葡萄，就说葡萄酸的狐狸。我还要整治她，叫她再给我亮一次卫生球眼睛。

我把那只化学三角板放在衣角上，用力摩擦，偷偷地举到她头顶上一晃，她的头发就飞了起来，象刺

猬一样。

同学们忍不住笑起来；丹丹趴在桌子上哭出了声，我总算把她气哭了。

张老师的那双贼眼，直勾勾地盯着我，他紧闭着嘴，脸上的肌肉在颤抖，鼻孔一张一合地喷气。他气坏了，就那样死死地盯着我。我觉得那眼光就象一万根针，都刺在我的身上，难受得坐都坐不住。为了躲开他的贼眼睛，我把头扭向窗口。

哎呀！我的老天爷，我看到了什么？

映在窗口上的是一双喷着怒火的眼睛，我的心紧缩起来。

我阿爸是什么时候来的？他是否把刚才的事情都看到了？

唉！这一回可让他抓住了，我的屁股蛋儿又要吃苦了。那根宽宽的皮带又会咬我，唉！我该怎么办？

放学回家的路上，我就老想着扎在阿爸腰间的那条宽皮带。我真恨它，总有一天，我会把它剁碎，扔到厕所的屎坑里，让它喂了蛆。可是阿爸离不开它，他要扎着它骑摩托车。没有它，风会往肚子里灌的……

唉！就是没有了皮带，阿爸还会找到木棍的。

最好能想个办法，免除这顿毒打。

其实抽几皮带，火辣辣地痛一阵，也还可以忍

受。我最烦的是他在火头上的长篇演说，那些话不知是从哪里来的，每一句话都叫你头痛，痛得脑袋都要爆炸，我真想在墙上撞死。

他会逼问我，训我，让我认错，然后就开导我，那算什么开导？他会从猿猴变人讲起，把劳动创造人类的意义，一条不落地说出来，最后来个总结：没有劳动就没有世界；没有劳动就没有创造；没有创造就没有进步；不进步就会灭亡……接着就是谈谈学习就是劳动；勤奋才能创造……。

有了，我也给他来个创造。

创造就能不挨皮带抽。

我赶忙往家跑，我一定要在阿爸到家之前把我的创造搞成功。

二

阿爸进家时，我已经端端正正地坐在三屉桌前。我把书摊了一桌，象个研究学问的人似的，一会儿翻翻书，一会儿在纸上写写，接着再去掀动另一本参考书。我摆开这样的架式，就是做给阿爸看。

听！是他的脚步声，步履又重又急，分明是带着一股怒气。

我吓得不敢抬头。生怕他识破这种假模假式的样

子，反而把事情弄糟。

他进屋就瞟了我一眼。虽然我没敢回头，但我从背后就感觉到了。我的心都快从嘴里跳出来了。

阿爸在我身后站了一会儿，突然在桌边的另一只椅子上坐下，往我胡乱写的那张草稿上溜了一眼，便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。

我的手不由得发抖，背脊上渗出了汗水，我觉得嗓子象被人用布堵了似的，透不过气来。

他为什么不说话呢？

唉！还不如不去创造这种骗人的架式。阿爸坐在我旁边，谁知道他在想什么点子呢。

他划起了火柴，点着了香烟，然后又靠在椅背上，狠狠地吸着。

我意识到他的火气并未消除，相反地，他这会儿正憋着气呢。等着吧，这一支烟吸完，他就会站起来，冲着我开火了……。

我必须在他发火之前，把列出来的式子写在作业本上，哪怕能作出一道题，我就可以为自己辩护。

我盯着练习题，怎么也想不出该怎么做。就象一团乱麻似的，实在找不到理顺它的头绪。我又紧张又着急，眼前的数目字变成了一串串的问号，象走马灯似的，在我眼前不停地绕着，我都快晕过去了。

我突然恨起书来，不！是恨那些戴着眼镜，成天

变着法子给我们出难题的那一群编课本的人。我想他们是天底下最最狡猾、最最阴险、最最毒辣的人。他们变着法子难为我们这些孩子，硬逼着叫我们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，这不是成心和我们过不去吗？

唉呀！阿爸的这支烟快吸完了。我的身子怎么哆嗦得这么厉害呢。

“你老看我干什么！”阿爸冷冷地说。

我忙低下头来，望着这些该死的数目字，我怎样才能从这些讨厌的数字中跳出来，然后把它们全吃掉？最好世界上不再有这种东西，那人们一定会生活得很轻松……

“铁木耳，倒灰去！”妈妈在厨房里喊我。

我刚站起来，阿爸就把我按在椅子上。

真倒霉！我真想借这个机会，从这一堆数字中逃出来，阿爸却又把我掷回数字的包围圈中。

妈妈又喊：“咋啦？没听见？”

阿爸没好气地说：“我倒要看看你的儿子，还要什么花招哄他老子。”

我吓得动也不敢动，糟了，又让他抓住了。

“铁木耳又咋啦？他一回来就坐在那里做作业呢！”

“那是假的！”

“先不说这些，我等着加煤炒菜呢！快叫他倒灰，腾出簸箕好去拿煤。”

“你就不能配合着我点儿，我在看他表演呢！”

“你咋不配合我呢！我在给你们炒菜呢！”

我阿爸又火了：“你自己不能去倒灰、拿煤……”

“你们就不帮我一把，坐在那里纹丝不动，象个大老爷似的……”

“你又不上班，只做点饭就那么气粗！”

“我要不是病休在家，你们能吃上现成饭？”

“还说现成呢！现在都八点多了。六点半你还睡在炕上作梦呢！我们天天吃夜饭……”

“我是个病人，你就不体贴我！”

“勤快点，你的病就好了。”

“你在家干什么了？”

“星期日我还替你洗了两大绳衣裳。”

“我窝着腰就喘不上气来……”

“谁叫你长得那么胖呢！勤快点儿就能减肥，血压才能降下去……”

他们俩一说话就是这一套，说不上他们是好还是不好。他们总是互相埋怨，吵个没完。

趁我阿爸进里屋拿茶杯的机会，我端起簸箕，飞快地跑出门。

我把炉灰倒在垃圾堆上，深深地喘了口气。

我毫无目的地向四下眺望，周围新盖起来的楼房，映出了各色的灯光；透过各种漂亮的窗帷，象一

块块色彩绚丽的画板，点缀在星夜的天地之间。

我家的房子，就象落在井底一样……唉！

我阿爸读过大学，他也曾经被那些书上的问号包围过，他想让我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，就象他这样的人一样，可我并不愿意……。

听！他们俩还在斗嘴呢！真烦死人了。

他们都不顺心，都在撒气。等一会儿，他们就会把气撒在我身上，我可真受不了。

唉！我只得忍受。有什么办法，谁让我是他们的孩子呢。

世界上就数当孩子的最苦。真的，大人怎么会理解我们的苦处呢？

我真不想回这个家。

我气恼地把簸箕扔到垃圾堆上，就从小巷里走出来。

我心里闷得慌，不住地叹气；慢慢地走到大街上。

街上还有许多人来来往往，谁知道他们在忙什么。

什么时候我离开了柏油马路和路灯，我记不清了。那天夜里，月光明亮，我就那么慢慢地走啊走。当一块块的庄田和一片片的树林，展现在我面前时，我才意识到，我来到郊外了。

三

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，象一堆堆的大铜钱，撒落在草地上。

整整一夜，我就躺在小河边的树下，一边望着月亮，一边听着蛙叫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给睡着了。

这一夜睡得真舒服。这儿凉快极了，当然也有那么一点点冷，不过我不在乎，总比家里那种闷热憋气的味道好受。

我家里有那么一股味，说不上是什么味道。反正有饭味、菜味、烟味、蒸气味，还有我那双臭球鞋的味，这一些都混在一起，真能把人闷得晕过去。

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。唉！现在该吃早饭了，昨天的晚饭我还没吃呢，怎么能不饿呢！

阿爸说：“你不好好学习，将来你怎么活呀，挣一碗饭也是不容易的。”

话是那么说，可我从来也没听说过，哪一个没考上大学的人饿死了。阿爸说得多玄乎，这是吓唬我呢！

我离开了家，已经饿了两顿饭了，我就不相信，我不回家就能饿死？

“车到山前必有路”。这是古人说的，我也能找到吃饭的地方。



我坐了起来，茫然地望着四周：这里的地种的是麦子，唉！要是种着萝卜、西红柿就好了。

我向远处眺望，前面有一架小桥，桥上有过往的行人和车辆。他们都是到哪里去的？对了，我到桥边等着，顺着公路往西，有我家好几家亲戚呢，我要是到了他们那里，他们能不招待我？

我乐了。跑得颠颠的。“车到山前必有路”嘛！这路得自己寻，自己找，用不着阿爸去安排。

不过我一想到阿爸，心里还挺难过。他都四十多岁了，还没有胖起来。这些日子天天进山，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些人，在那里高价收购黄金呢！阿爸在黄金公司工作，国家收购不上黄金来，因此派阿爸进山了解情况，这些日子，他从山里回来，累得坐在那里都不想动，可是还得为我操心……唉！说不定昨天晚上，他骑着那辆破自行车，到处找我，急得连觉都没睡……

我妈大概又躺在炕上不住气儿地哭……

当然，他们俩也少不了要互相埋怨，又要吵个没完。

唉！我可怜他们，可是又烦他们。不！我不能回家，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家。

我终于找到了一辆去掌盖村的拖拉机，我要搭它去我大伯家。

我大伯的名字叫纳森，比我阿爸大两岁。听阿爸

说，我爷爷不主张自己的孩子都到城里去工作。身边总要留一、两个孩子务农。我姑姑在刚解放时，就参军到了部队文工团，后来她自学画画，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，现在是个画家。我大伯读到初中毕业，就留在农村当农民。我阿爸在学校一直是优等生，后来还到上海念了大学。

我小叔高中毕业之后，就到牧区落户，在后山和我二爷爷在一起。前几年考上了农牧学院，毕业以后又到后山二爷爷那里去了。

我大伯家的生活不好过，我阿爸还常常给他捎钱呢。为这事，我妈还跟我阿爸吵过架。

“你哪里来的钱？”妈妈审问阿爸。

“我从下乡补助费和你给我的零花钱里攒的！”

“我才不信呢！我每个月给你三块钱，你一年也攒不了那么多钱！”

“早点费里省的，我不吃面包，只吃饼子，一天省一毛呢！”

“那也不够！你尽哄我，过大年时，你硬说一斤酱油三毛钱，今天我才知道一毛一分钱一斤，你从买东西中扣了不少钱！”

阿爸笑了笑：“活该！谁叫你不自己去买酱油，连最普通的市价都不清楚。我哄你是为了让你自己走走动动，锻炼锻炼你的身体……”